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崇古文訣卷二十一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唐作梅

集部八

崇古文訣　　總集類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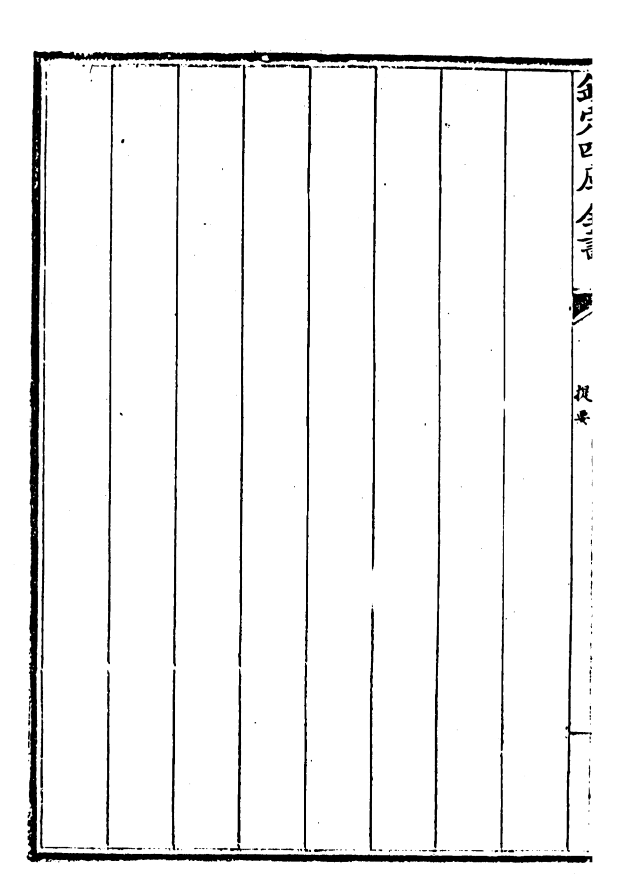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崇古文訣三十五卷宋樓昉編昉字暘叔號迂齋鄞縣人紹熙四年進士歷官守興化軍卒追贈直龍圖閣是集乃所選古文凡二百餘首陳振孫書録解題稱其大畧如呂氏關鍵而所録自秦漢而下至於宋朝

篇目增多發明尤精學者便之所言與今本相合惟書錄解題作五卷文獻通考亦同篇帙多寡迥異疑傳寫者誤脱三十二字也宋人多講古文而當時選本存於今者不過三四家真德秀文章正宗以理為主如飲食惟取禦饑菽粟之外鼎俎烹和皆在其所棄如衣服惟取禦寒布帛之外黼黻章采皆在其所捐持論不為不正而其說終不能行於天

下世所傳誦惟呂祖謙古文關鍵謝枋得文章軌範及昉此書而已而此書篇目較備繁簡得中尤有裨於學者葢昉受業於呂祖謙故因其師說推闡加密正未可以文皆習見而忽之也乾隆四十六年四月恭校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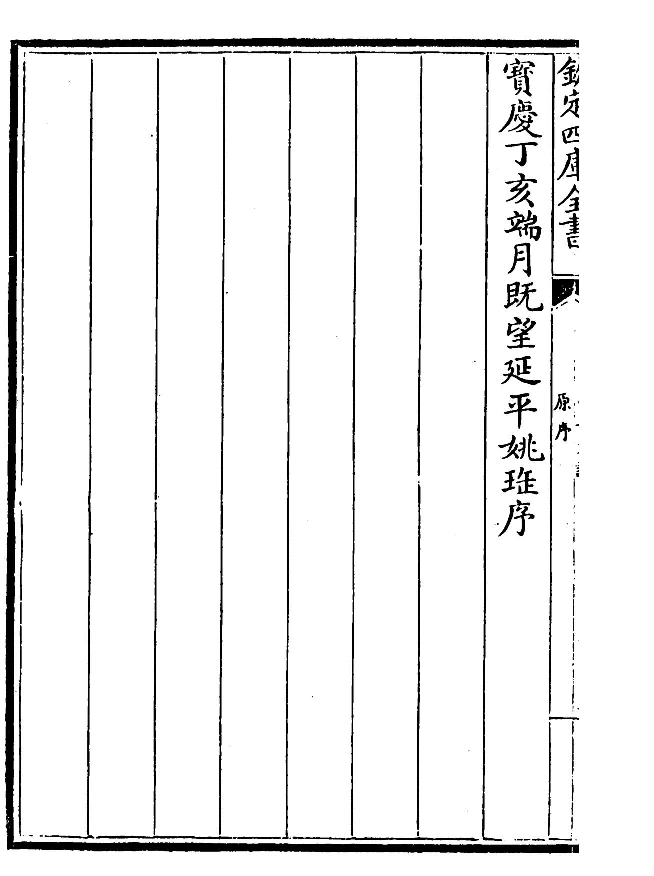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崇古文訣原序

文者載道之器古之君子非有意於為文而不能不盡心於明道故曰辭達而已矣能達其辭於道非深切著明則道不見也此文之有關鍵非深於文者安能發揮其緼奥而探古人之用心哉四明樓公假守莆邦積其平時苦學之力紬繹古作抽其關鍵以惠後學廣文陳君録諸梓以傳之使世之學者優游而深求饜飫而自得豈惟文章之能事可畢古人之用心於是乎可推也



寶慶丁亥端月既望延平姚珏序

崇古文訣卷一

宋 樓昉 編

先秦文

答燕惠王書 樂毅

可以見燕昭王樂毅君臣相與之際略似蜀昭烈諸葛武侯書詞明白洞見肺腑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

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

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

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强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謹庶孽施及乎氓隷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

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以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絶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

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

上秦皇逐客書　　李斯

此先秦古書也中間兩三節一反一覆一起一伏略加轉換數个字而精神愈出意思愈明無限曲折變態誰謂文章之妙不在虛字助詞乎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者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邳豹公孫支於

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皐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

卻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
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
之珠服太阿之劒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
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
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
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馬駃騠不實外廄江南
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
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

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象武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

者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産於秦可寳者多士不産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内自虚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卜居　　屈平

此屈原陽為不知善惡之所在假託蓍龜以決之非果未能審於所向而求之神也　居謂立身所安之地非宫室之居也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而蔽障於讒心煩意亂不知所從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来斯無窮乎寧誅鉏

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偷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哫訾慄斯喔咿嚅唲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氾氾若水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抗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缶雷鳴讒人高張

賢士無名吁嗟嘿嘿乎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漁父

屈平

漁父蓋古巢由之流荷蕢丈人之屬或曰亦原託之也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顔色憔悴形容枯槁漁

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釃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

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言

九歌　屈平

東皇太一

太一天之貴神祠在楚東故曰東皇此篇蓋言己至誠盡禮以事神願神之欣悅安寧以寄人臣竭力盡忠愛君不已之意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劒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瑤席兮玉瑱音鎮盍將把兮瓊芳蕙肴烝兮蘭藉蕊夜

切奠桂酒兮椒漿揚枹音俘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雲中君

雲中君謂靈神也前漢郊祀志言漢武帝置壽宮神君亦此類言神降而與神接故既去而人思之不忘因以寄臣子慕君之意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於姜切靈連蜷巨員切兮既

留爛昭昭兮未央蹇將憺徒濫切兮壽宮古荒切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翶遊兮周章靈皇皇兮既降乎攻切猋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𢥞𢥞

湘君

湘君謂堯長女娥皇為舜正妃舜廵狩崩於蒼梧二妃遂死於江湘之間此篇情意曲折尤多皆以陰寓忠愛慕君之意也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音妙）兮宜修沛（普粕切）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駕飛龍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薜（薄閉切）荔柏兮蕙綢承荃（七全切）橈兮蘭旌望涔（音岑）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音爰）兮為余太息橫流涕兮潺（仕連切）湲（為元切）隱思君兮陫側桂棹兮蘭枻（胡係切）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

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朝騁騖兮江臯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音戶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與

湘夫人

此篇情意與湘君篇同正妃為君則次妃降稱夫人所謂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其詞甚平乃所以為相思之至也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余協韻上聲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音户登白薠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為兮木上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慌惚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麋何食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臯夕濟兮西澨聞佳人兮召余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蓀壁兮紫壇音善匊古播字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橑音老辛夷楣兮葯房罔薜荔兮為帷擗普覓切蕙櫋兮既張白玉兮為鎮疏

石蘭兮為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嶷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音牒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遥兮容與

大司命

周禮大宗伯祀司命疏云三台上台曰司命

又文昌第四宫亦曰司命故有兩司命原非

徼福於司命也所謂順受其正者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涷音東暴雨也灑塵君回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汝紛總總兮九州何天壽兮在予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齊速道道去聲帝之兮九阬靈衣兮披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余所為折疏麻兮瑶華芳无切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寖近兮愈疏乘龍兮轔轔高駝兮冲天結桂枝兮延竚羌愈思兮愁人愁人兮奈何音奚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

可為

少司命

末章蓋言神能驅除邪惡擁護良善宜為下民之所取正則與前篇意合

穐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音戶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上聲夫人兮自有美子蓀何以兮愁苦穐蘭兮青青音菁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

新相知荷衣兮蕙帶音帝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波與女沐兮咸池音沱晞女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怳兮浩歌孔蓋兮翠旌音於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劒兮擁幼艾荃獨宜兮為民正

東君

此即迎日之祭也

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

兮既明駕龍輈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佪兮顧懐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緪瑟兮交鼓簫鍾兮瑤簴鳴鷈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翾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駝翔杳冥冥兮以東行

河伯

晦翁云巫與河伯既相別矣而波猶來迎魚

猶來送眷眷之無已也屈原豈至是而始歎

君恩之薄乎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水横波乗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懐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珠宮靈何為兮水中乗白黿兮逐文魚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音户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

山鬼

此篇反覆曲折言己始以志行之潔才能之高見珍愛於懷王已亦愛慕懷王納忠效善而終困於讒不能使之開寤君雖未忍遽忘卒為所蔽而已之拳拳終不忘君也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蘅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

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留靈修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靁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崇古文訣卷一

崇古文訣卷二

宋 樓昉 編

兩漢文

賜南粤王佗書　　　文帝

委曲回護不自尊大而所據者正所以感動而諷諭之者深矣讀文帝此書非但忠厚惻怛能服夷狄之心又且明白正大得待夷狄之體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思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於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誖暴乎治諸呂為變故亂法不能獨制乃取它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

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
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
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
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
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
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
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
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

政事書　　賈誼

本末宏闊首尾該貫議論雖未免純駁之雜然自董仲舒以前未有言及此者文氣筆力則當為西漢第一

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

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埶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娱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之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内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

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埶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舜禹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埶下數被其殃

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虖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

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廼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虖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虖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虖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併

起非有仄室之埶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廼為中涓其次厪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

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虖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黄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胸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强而動者漢已

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埶盡又復然殃旤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埶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埶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

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戸耳功少而最完埶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埶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葅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

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内之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

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埶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

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令不治必為痼疾後雖有扁

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蹊盭元王之子帝之從

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

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

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蹊盭可痛哭者此

病是也天下之埶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

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

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

夷狄徴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虖非亶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介胄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旤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

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獸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兎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令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

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

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悅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

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内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户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

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

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

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徳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

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因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衞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廼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為之孔子曰少成

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悳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悳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

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

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絶者其轍跡可見也然

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粤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

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

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

歲則大敗此亡它故也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制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既幾及身子孫誅絶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

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令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埶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

虜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音罵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虜被戮

辱者不泰迫辱廉耻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隷亡耻之心虖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駡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

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虖列士之上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

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亡恥𡣍胡結反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汚穢淫亂男女亡別者

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謼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劒造請室而請辠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辠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辠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

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

寄六尺之孤此屬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過秦論　賈誼

秦始終興亡之變盡在此書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

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賢者皆明智而忠信寛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横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

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軍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彊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海

南取百粤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粤之君頫首係頸委命下吏廼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傑盡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鍉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淵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

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於殊俗然
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遷徙之徒也材能不
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
之間而俛起阡陌之中帥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
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合響應贏糧而景從
山東豪傑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天下非小弱也雍州
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
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不敵於鉤戟長鎩適戍之

衆不亢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宫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崇古文訣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崇古文訣卷三至五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賛

謄録監生臣李大綬

崇古文訣卷三

宋 樓昉 編

兩漢文

弔屈原賦　賈誼

誼謫長沙不得意投書弔屈原而因以自諭然譏議時人太分明其才甚高其志甚大而量亦狹矣

恭承嘉惠兮竢罪長沙仄聞屈原兮自湛汨羅造託湘

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廼殞厥身烏虖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謂跖蹻廉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銛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斡（音管）棄周鼎寶康瓠（瓦盆也）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父薦屨漸不可久兮嗟若先生獨離此咎兮誶曰已矣國其莫吾知兮子獨壹鬱其誰語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淵潛以自珍偭

背也蟂獺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音寅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以自藏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郵與尤同兮亦夫子之故音孤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遙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螘

請立梁王疏　賈誼

深識事勢議論剴切筆力老健至吳楚之反

而說始驗至主父偃之出而策始行信乎其
通達國體也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埶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
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彊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藩
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
與強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厪如
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
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

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
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
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為不可故蘄去不義諸侯而虛其
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為王而天下
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
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
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
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埶不可久臣之

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二
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淮陽梁
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則大諸
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
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
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
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旤今陛下力制天下
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旤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

亂宿䣭熟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鵩賦 漢作服下同一後句下並假兮字只有禍兮福兮二兮字 賈誼

其詞汗漫恍惚蓋皆遺世忘形之說此太史公讀之而有同死生齊物我令人爽然自失之歎也誼謫長沙抑欝不自得適有鵩入之異長沙地卑濕恐壽不得長故為此賦推原

死生之理以自遣也

單閼〈一葛反〉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鵩集余舍止于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崪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請問於子鵩余去何之吉虖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語余其期鵩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萬物變化兮固亡休息斡流而遷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變化而嬗〈蟬〉沕穆亡間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

域彼吳彊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伯世斯遊
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說胥靡兮迺相武丁夫禍之與福
兮何異糾纆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悍兮矢激
則遠萬物回薄兮震盪相轉雲烝雨降兮糾錯相紛大
鈞播物兮坱圠無垠天不可與慮兮道不可與謀音眉遲
速有命兮焉識其時且夫天地為鑪兮造化為工陰陽
為炭兮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
始有極忽然為人兮何足控摶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

平聲小智自私兮賤彼貴我達人大觀兮物亡不可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兮品庶每生怵迫之徒兮或趨音娶西東大人不曲兮意變齊同愚士繫俗兮窘若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兮好惡積意真人恬漠兮獨與道息釋智遺形兮超然自喪叶韻寥廓忽荒呼廣反兮與道翺翔乘流則逝兮得坻音遲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虖若深淵之靚泛虖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浮德人

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蔕丑介切芥何足以疑叶韻音牛

解嘲　揚雄

此又是一樣文字體格其實隂寓譏時之意而陽詠歎之進學解送窮文皆出於此

容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禄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

畫一奇出一策上説人主下談公卿目如矐星舌如電

光壹從壹衡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

踈獨説十餘萬言深者入黄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

氣纎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黄門意者

玄得毋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

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罔解

結羣鹿爭逸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並為戰國

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

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槖或鑿坏以遁是故騶衍以頡
亢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
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
製以質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
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為
稷卨人人自以為咎繇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
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
溝渠旦握權而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

厓勃解之島乘鴈集則不為之多雙鳧飛則不為之少昔三仁去而殷虛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粵伯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搯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

遇或立談間而封侯或杜千乘於陋巷或擁帚彗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竒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跡鄉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髙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也炎炎者滅隆隆者絶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髙明之

家鬼瞰其室攫挐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
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廷惟
寂惟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
何如今子迺以鴟梟而笑鳯凰執蝘蜓而嘲龜龍不亦
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遭臾跗
與扁鵲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
玄哉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髂免於徽索翕
肩蹈背扶服入槖激卬萬乘之主界涇陽抵穰侯而代

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顩頤折頞涕唾流沫西揖强秦之相搤其咽抗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甫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誖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

則謬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阺隤唯其人之贍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夫藺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迹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竝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喻巴蜀檄　司馬相如

一篇之文全是為武帝文過飾非最害人主心術然文字委曲回護出脫得不覺又不怯全然道使者有司不是也要教百姓當一半不是最善為辭深得告諭之體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詘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

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惰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誼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鬬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

白刃冒流矢義（漢書作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漢書作使）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

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諭陛下意毋忽

難蜀父老文　　司馬相如

武帝事西南夷豈是好事其實相如只是强
分疏却又要彊説道理至以禹治水為比可
謂牽合矣使人主觀之乃所以助成其好大
喜功之習非所以正救其失也然文字自佳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音沈）恩汪濊（烏繪）羣生霑濡洋（音羊）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人羊反）風之所被罔不披（上聲）靡因朝冉從駹（蒙江切）定筰（音昨）存卭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向）將報至于

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五臣無聞字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覊縻勿絶而已今罷音皮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兹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兹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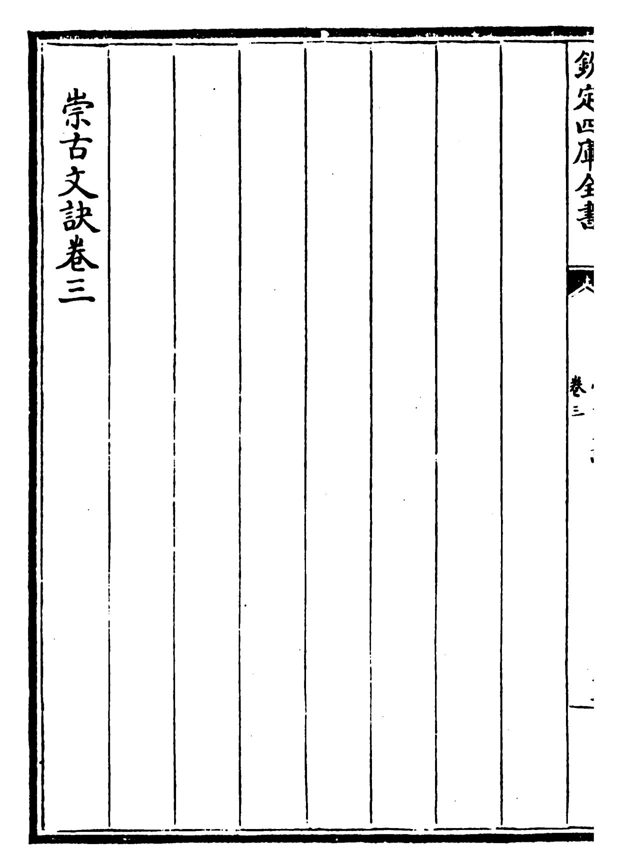
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畧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氾(音汎)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慼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

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音奏胝竹尼切無胈蒲葛反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兹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喔音握五臣作齷齪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耻之今封疆之内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

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時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為奴係縲號泣內鄉（五臣作嚮音向）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己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戾夫為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烏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

沫音昧若徼音叫牂音臧牁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曶爽闇昧得燿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絶業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

指聽者未聞音猶鷦鵬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
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
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
以身先之敞罔靡徙遷延而辭避



崇古文訣卷三

崇古文訣卷四

宋 樓昉 編

兩漢文

自序 司馬遷

家世源流論著本末備見於此篇終自叙處文字反覆委折有開闔變化之妙尤宜玩味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

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宣王時官失其序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適晉晉中軍隨會犇魏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劒論顯蒯聵其後也在秦者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兵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蘄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夏陽蘄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蘄孫昌為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

贖玄孫卬為武信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為河内郡昌生毋懌毋懌為漢市長毋懌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髙門喜生談談為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黄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閒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太

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叙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

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倡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早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

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體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飯土簋歠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曰彊本節用則

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踈不殊貴賤壹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絶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

之情不為物先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姦迺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迺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迺合大道混混冥冥光燿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

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
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
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
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
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阸困蕃薛彭城過梁楚
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筰昆
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
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雒之

閒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絶於予乎女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爾必為太史為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大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

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壹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為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鐀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記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于今五百歲有

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攘（古讓字）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為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周道廢孔子為魯司冦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

國繼絶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
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綱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
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
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
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
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
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
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

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故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弒誅死之罪其實皆以為善為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犧至純厚作

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已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盡宣其意且士賢能矣而不用有國者耻也主上明聖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

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廼喟然而嘆曰是余之辠夫身虧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絶業周道既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鐀玉版圖籍散亂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誼晁錯明

申韓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畧推三代録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歴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

運行無窮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言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竢後聖君子

答任安書　司馬遷

反覆曲折首尾相續叙事明白讀之令人感激悲痛然看得豪氣猶未盡除

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勤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抑鬱而誰與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用女為説己容若僕大質已虧缺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

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諱是僕終已不能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畧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為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

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才之人事關於宦竪莫不傷氣況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柰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儁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竒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

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闒茸之中迺欲仰首信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乎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

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狥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壹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

深踐戎馬之地足歴王庭垂餌虎口横挑彊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廼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壹呼勞軍士無不起躬流涕沬血飲泣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陵未没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

賤見主上慘悽怛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絶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説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

不為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而僕又茸人勇反推也以蠶室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螘何異而世又不能與死節者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

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鬄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穽檻之中揺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埶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

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隷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埶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埶也

彊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廼欲引節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廼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耎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若僕之不得已

乎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

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攷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戮笑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

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為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廼教以推賢進士無廼與僕之私指謬乎今雖欲自彫琢曼辭以自解無益於俗不信衹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廼定書不能盡意故畧陳固陋

崇古文訣卷四